

书山有路

郑能新

页，第三卷的不少边角卷起，皱皱巴巴，像老人的脸。可就是这样一套破旧的书，陪伴了我整整一个秋天，真有“旧书不厌百回读，熟读深思子自知”的况味！

古人说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”，这话真的一点不假。在县城的时候，除了工作，我所有时间都用来读书。除了图书馆里借，还经常跟人换书读，那些日子里，我就像个偷偷学艺的人，在书山里静静观摩各位文学大师的笔法，暗地里悄悄琢磨、慢慢练习，到最后，居然把自己练成了“走路看书都不受一点影响”的硬功夫，慢慢的竟也熬成了别人嘴里的“作家”！

后来读到很多名人的故事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有过这样经历的远远不止我一个人。

莫言小时候家里穷，书是稀罕物。他为了借一本书，要给人家拉磨，磨一上午的粮食，才换来一下午的阅读权。他说他那时候读《青春之歌》，读得入了迷，把书藏在怀里，走哪带哪。有一回在田野里放牛，他把缰绳拴在树上，自己坐在田埂上看书，太阳落山了都不知道。等他回过神来，牛已经挣开缰绳，把邻人家的庄稼啃了一大片。

后来他参军了，在部队的图书馆里当管理员。那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图书馆，藏书不过千把册，可对他来说，那就是座金山。他把所有的书都翻遍了，有些书读了不止一遍。他说，那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当作家，只是觉得书里的世界太大了，大到让他忘记了现实里的枯燥和寂寞。他读福克纳，读马尔克斯，读川端康成，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。

还有一个人，是沈从文。沈从文只有小学文凭，却成了大学教授。他刚到北京的时候，住在一间小屋里，冬天冷得笔都握不住。他每天去京师图书馆读书，从开馆一直坐到闭馆。常去的图书馆在宣武门内的一个胡同里，他走进去，在长条凳上坐下来，摊开一本书，旁边放一本，腿上也摊一本，像一只勤劳的蜜蜂，在一朵朵花之间飞来飞去。

他读史书，读笔记，读小说，读唐诗宋词。他不挑“食”，什么都读。他说，读书的机会太难得了，怎么舍得挑拣？那些年，他把图书馆当成自己的大学，把书架当成教授。他从那里走出来的时候，身上背着的是不是文凭，而是一部中国文学史。

后来他写了《边城》，写了《长河》，写了那么多让人一读再读的文字。有人说他是天才，他摇摇头说：“我只是比别人读得多一些。”

这话我信。因为我深知，每一本读过的书，在你心中就像一砖一瓦慢慢垒砌，最后就盖成了一座房子。

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，是作家林白写的，讲她大学时代在图书馆里读书的经历。她说，有一回她在《日瓦戈医生》的书页上写了一句：“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一生。”说完就忘了，多年后她把那本书从图书馆借出来，看见那句旧话，忍不住哭了。她说，那本书真的改变了她的一生。

有一个平凡人的故事，也让我一直记着。

在我们县城图书馆，有一位常客，是个修自行车的老人。他姓吴，大家都叫他吴师傅。他的修车铺就在图书馆对面的巷子里，夏天的午后，没什么生意，他就把摊子一收，过马路进了图书馆。他总是先去洗手，把手上的油污洗得干干净净，才去书架上拿书。他看书的时候很慢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读，读到好的句子还要抄下来，抄在一个牛皮纸的小本子上。

后来他不修车了，回了乡下。临行前他来图书馆还书，还了一大摞，有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，也有《基度山伯爵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。他抱着一摞书走进来，像个丰收的农夫，脸上是满足的笑。

管理员问他：“都看完了？”

他说：“看完了。”

他又说：“我这辈子最好的时光，就是在这些书籍里度过的。”

这话我一直记着。其实，人生最好的时光，不是发了财的日子，不是出了名的时刻，而是你安安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，手里捧着一本书，心里什么也不想，只是读。那样的时光，滋味淡淡的，又带着一丝甘甜，日后回想起来，心底还会泛起微微的暖意。

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呢？大概是从觉得别人的故事已经不够读的时候开始的吧。

高中毕业的时候，我已经读了几千本书。那时，镇上的书店是我常去的地方，古今中外、文史哲艺，逮着什么读什么，又带着一丝甘甜，日后回想起来，心底还会泛起微微的暖意。

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呢？大概是从觉得别人的故事已经不够读的时候开始的吧。高中毕业的时候，我已经读了几千本书。那时，镇上的书店是我常去的地方，古今中外、文史哲艺，逮着什么读什么，又带着一丝甘甜，日后回想起来，心底还会泛起微微的暖意。

于是一开始写。写了改，改了写，

撕了重来，写了又撕。那些稿纸堆在桌上，堆在床上，堆在地上，像秋天里的落叶，杂乱而丰饶。我写了整整一个冬天，终于择出几篇文章，分别寄给了几家报刊杂志，然后，是漫长的等待。

三个月后，我收到了第一本登有自己作品《我向月宫借把镰》的样刊。我的名字印在目录上，是方正的铅字，字号不大，却清清楚楚地映入眼帘。我捧着那本杂志，在屋子里来回踱步，一圈又一圈，舍不得停下。

后来，陆陆续续常有作品发表，有的还获了奖，我反倒慢慢坦然下来。只是回想起来手不释卷、挑灯夜读的日子，似乎觉得一切都物有所值。那些读过的书，那些熬过来的夜，那些独处的寂寞和不曾放弃的坚持，全都是值得的。

如今，我也出版了好几本书，自家书架上也摆满了我的作品，但我还是喜欢去图书馆。有时候是去查资料，有时候什么都不为，只想安安静静坐在那儿，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，看他们低头埋在书页里认真阅读的模样。这些年轻人总能让我想起当年的自己，想起那段踩着梧桐树荫往来、在旧书堆里打捞时光与梦想的青春岁月。

图书馆是什么呢？我想它是一架云梯。你走上去，再走下来，一步一步，慢慢的，你就在纸上看见了自己的青云。

那张旧的借书卡我会一直收着。它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只是一张发脆的淡黄色卡纸，上面印着格子，格子里躺着我年轻时候的笔迹。可对我来说，它是我最初向上的那一步，是我成长路上最开始的那级梯子。走了这么远，回头看的时候，它还安安静静待在那儿，带着旧书的油墨香，等着那个捧着书、揣着梦的年轻人推门进来。

可以说，从图书馆里走出了无数像莫言、沈从文、林白这样的作家，除此之外，更有千千万万个如修车的吴师傅这样的普通人，也从这里走出了一段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。

而我呢，也算是从图书馆走出的人。我走过的每一步，都印在那些泛黄的借书卡上，印在此刻立在我书架上的这些文字里……

还有更多人，此刻正朝着这里走来。他们会在每个早晨或午后，推开那扇门，走进那片沉默却丰饶的书海，寻到专属于自己的那束光。

那光，会一直亮着。

一个吃货的破案史

——读《食南之徒》

王超

最近读了马伯庸的《食南之徒》，再次被作者丰富的想象力、信手拈来史料功底，以及环环相扣的叙事能力所深深折服。

该书以汉使庄助出使南越国，欲窥其虚实、寻其破绽，使南越归顺于大汉为背景，揭秘了一桩桩扑朔迷离的事件。既然书名带个“食”字，那么这些真相的破解，自然便是以“美食”为线索的。

主人公唐蒙，时任潘阳县丞，是个名副其实的饕餮之徒。然而，正是托美食之功，他在不经意间立了不少功劳，比如仅凭故兵身上残留的仙草糕之味，便摸清了这些人的来历。不过，他对审问毫无兴趣，反倒随手将仙草糕没收，分给手下人吃，嘴里还哼着“脂膏复何求”，让人忍俊不禁。正是这种歪打正着的才能，被汉使庄助看中，于是他便被阴差阳错地委以副使的重任，踏上了前往南越国的道路。

唐蒙本打算继续躺平，顺带着在南越胡吃海喝一番。可后来，他意外遇到了当地的小蛮仔甘蔗，与她结识为友。许是出于对她的几分怜悯，唐蒙发誓要帮其母亲洗清谋害南越武王赵佗的罪名，为此不惜将自己卷入南越各派的利益纠葛之中。在兑现诺言的过程中，美食帮了他不少忙。他饮了一种叫“梅香酌”的酒，便尝出其中的成分来自中原，更是套出了甘蔗父亲的身份；在调查赵佗的亲信任延寿之死时，意外发现了莽草果，让这桩精心布局的谋杀露出了马脚；他又借故前往赵佗晚年的独舍，仅凭门前枣树及屋内的壶枣核，便断定赵佗噎死一事不过是另一起换汤不换药的阴谋罢了……这一个一个因食物而被戳破的真相，不禁让人感慨：“人可以千方百计地撒谎，可食物不会。”

读着读着，慢慢发现，书中的角色虽立场各异、利益相左，彼此间不乏争执与冲突，可一旦触及心底那些最柔软的部分时，又能将种族、身份暂时抛于一边，不合而合。譬如为了追查共同的兄弟任延寿之死，秦人黄同与土人橙水竟能同处一室，甚至回忆起当年的种种温情往事，平日冷硬的面孔下也流露出难得柔软的一面。只不过，在面对忠义、情谊和利益时，他们有时迷失了方向。



向。我想这正是黄同与橙水最后的悲剧之根源。作者对人物多面性的刻画，可谓入木三分。

历史总是扑朔迷离，真相却藏在食物的细节里。小说末尾，唐蒙借由食物，不慌不乱地将宫中众官引向了赵佗之死的真相。当“凶手”浮出水面，众人无不唏嘘。唐蒙不仅兑现了对甘蔗的诺言，也顺利完成了出使重任，连庄助都忍不住赞叹：“你可真是个纵横家呀！”可惜命途弄人，就在众人登船驶离南越时，唐蒙隐约发现了赵佗之死的真相，竟是他们一路以来的信任之人。这名真凶，后来还将甘蔗迫害至死，令唐蒙愤恨无比。他将满腔怒火化为力量，二十二载含辛茹苦，逢山修路，遇水架桥，终于开拓出夜郎道，打通了从大汉至夜郎国的兵路，成了大家口中的英雄，而他所求的，不过是借道夜郎，直至南越，擒拿真凶。

如同出使西域的张骞，唐蒙在史册中确有其人，夜郎道的开辟也非虚构，书中的南越风物、用具、建筑，皆有考古佐证。至于其间的一些故事，作者便谦虚道：“是选取了其中一种可能性，敷衍成文，并非定论。”而我以为，马伯庸以妙笔赋予了这段历史以血肉，乃至灵魂，让原本单调的历史事件焕发出惊人的生命力，我想这便是马伯庸叙事的魅力所在。

《食南之徒》是一本让人过目难忘的书，它以细腻笔触勾勒出南方的风物人情，将饮食文化与历史烟云巧妙交织，让人久久难以释怀。

新书速递

《通用人工智能》

刘嘉著

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主任刘嘉教授，站在历史的交汇点，以独特的跨学科视角，深入解析通用人工智能的演化路径与底层逻辑、语言如何承载认知，以及人类能力结构如何在新时代被重新定义。

这不仅是一本关于人工智能的认知地图，更是一种穿越喧嚣技术浪潮的思维方式。它关乎技术，也关乎心智；它直面未来，也照亮我们自身。



《红旗：一部轿车的设计使命》

林晶晶著

本书以设计视角，系统梳理了红旗牌轿车自诞生以来的设计演进、技术突破与品牌成长轨迹。书中首次披露100余幅设计手稿。三代设计师的口述实录，真实还原了红旗轿车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每一次技术突破、每一次设计革新，深刻揭示出一部轿车如何承载“民族自强”与“生活向好”的双重使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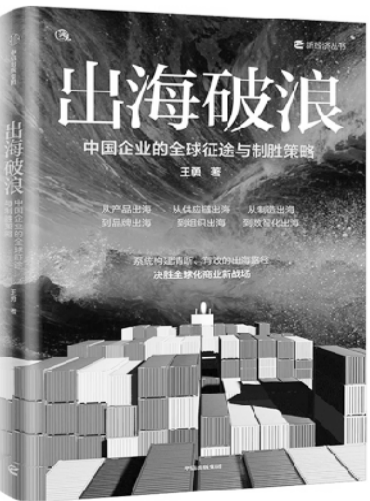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出海破浪》

王勇著

中国企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走向世界。

这本书直面企业痛点，在分析出海新趋势的基础上，通过分析多家出海企业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，围绕产品出海、渠道出海、品牌出海、供应链出海、人才出海、文化出海、组织出海等方面，提出清晰、具体、可执行的海外战略，帮助中国企业实现有竞争力的出海。



一本书，一辈子

——读《苏东坡传》

刘敬

东坡先生诗云：“旧书不厌百回读，熟读深思子自知。”于我而言，林语堂的那本《苏东坡传》，恰似一位豁达爽朗的故交，从青涩少年郎，到渐识愁滋味，再到如今立于三尺讲台，每每于灯下重逢，字里行间竟总能漾出别样的波光来。这光，非书页自生，乃岁月镀上的一层金边，映照着我与东坡先生隔世相望、不断生长的心灵。

初遇此书，尚在乡中学堂。那时，我还是那个未离巢的雏鸟，目光所及，不过是校园四角的天空。课本里“大江东去”的豪迈，亦仅是需要背诵默写的方块字罢了，铿锵却隔膜。直到那个午后，在班主任那间弥漫着旧纸与墨香的宿舍里，我怯生生地捧回了这本厚重的《苏东坡传》。夜阑人静，灯火昏暗，我读到的东坡，更像一个遥远而炫目的传奇。他的才华，是“明月几时有”的天上宫阙；他的坎坷，是“乌台诗案”里的惊心动魄。我羡慕他

见，在惠州那个闷热的午后，他摇着蒲扇，对着一锅只求果腹的“东坡肉”摇头苦笑的模样。那份苦中作乐的从容，像一道微光，照进了我初涉人世的青春。原来，人生的风雨，在悲苦摧折之外，亦能滋养性灵呢。我开始学着在一封封家书里，报喜不报忧，学着在受困遇挫时，昂首沉吟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。是的，彼时的东坡，已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师长。

花开花谢，四季流转。岁月推着我成了家，立了业——做了乡村中学的语文教师。每日与懵懂又鲜活的生命相对，赏读、体悟那些千百年前的诗文，方知“传承”二字的重量。一个批改作业至深夜的晚上，我泡一杯浓茶，再一次清出已显“老态”的《苏东坡传》。茶香氤氲中，目光掠过熟悉的段落，一时竟心潮起伏，难以自抑。我不再仅仅关注他个人的沉浮荣辱，而是更多地看见了他无论身处何地，皆能“落地生

立于消逝之河的凝望

——读《梦回乡关》

李榕

生生不息的律动。一盏煤油灯，一方旧窗花，一碗粗茶淡饭，皆是叩问旧时光的密语。这些正在现代浪潮中悄然消逝的烟火，串联起完整的乡土生活体系。作者如一位沉静的考据者，轻轻拂去岁月尘埃，将这些乡土风物酿成一部写在泥土里的无字史诗，成为游子一生都无法剥离的精神原乡。

人物，是悲剧底色里的命运长卷。乡土风物为幕，平凡众生便是书中那最真切的主角。书中勾勒的众生相，构成了一个时代最厚重的剪影：一生负重，在苦难里咬牙坚持的伯父，是亿万农民的真实写照；芳华早逝的堂妹慧霞，道尽了生命的脆弱与命运的无常；还有那些在时代更迭中悄然老去的乡邻。作者笔下饱含深切的悲悯，这份情怀并非居高临下的同情，而是血脉同源的血脉与懂得。文中写到自己因顿

失意之时，父母远道探望，内心窘迫却故作从容，寥寥几笔，将中年人的隐忍与无助写得淋漓尽致。正是源于对普通生命的尊重，让这些文字挣脱了浅层的怀旧，成为一个时代底层人生存境遇的真实记录。

乡愁，是跨越地域的精神思索。这本书最为深刻的地方，是道尽了现代人乡愁的矛盾与困顿。梦回乡关，本身就是极致的隐喻：既说明心底的眷恋，也注定了肉身终究无法重返。城市化滚滚向前，现实里的故乡时而繁盛，时而荒芜，早已不是记忆最初的模样。而记忆中的故乡，却在反复回味中愈发温润完美，成为我们最后的心灵栖息地。现实与记忆的落差，便是当代人永恒的惆怅。

作者没有刻意美化过往，而是坦然书写乡土的心酸与无奈。这场回望，最终成就了一场心灵的回归。人唯有

知晓来处，方可明晰归途。这份深沉的文化寻根，让他的乡愁跳出了浅层次的感伤，拥有了扎根灵魂的力量。尤为动容的是，作者母亲祖籍四川金口河，秦蜀两地山水相依，这份跨地域的血脉联结，让文字之中的乡愁更添一层共鸣与深情。

通篇读罢，文字质朴朴实，全无雕琢之痕，却以最本真的真心与真情直抵人心。真正的故土书写，从不是刻意修饰的唯美画卷，而是深入记忆深处，打捞那些被时光淹没的碎片，在回望之中完成与故土、与过往、与自我的最终和解。

岁月滔滔向前，故乡已然渐行渐远。而《梦回乡关》这本著作，恰似一条温情不息的河流，永久留存着故土的温度。它照亮了每一个在尘世漂泊的灵魂，也让我们奔赴前路时，始终带着来自大地的笃定与从容。